

海豚系列

非常恋爱

台湾 辛紫眉

非常恋爱

辛紫眉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晓 涛

封面设计：文 苑

小海豚系列

非常恋爱

(台湾)辛紫眉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28 千字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204-05242-8 I·557 定价:9.80元

第一章

夏之恋注定要在夏天谈一场绚丽的恋爱——谁教她老爸给她取了这样一个“别出心裁”的名字呢？

说夏之恋的名字是“标新立异”、“特立独行”一点也不为过；话说她是生长在一个有五个女儿的家庭里，她有个大姊叫夏芙蓉、有个二姐名唤夏菡萏、有个三姐名作夏秋葵、有个么妹取名夏蔷薇；可她身为夏家的老四，却叫夏之恋！

呜呜……她真的不懂，为何偏偏是她呢？

虽然她一直不是个好信徒，可佛祖、上帝、阿拉……也别那么残酷地让其他姊妹皆

非常恋爱

有个诗情画意的“花名”，而单单只有她一人是叫“之恋”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名字的缘故，夏之恋的外形亦和家中姊妹大相迳庭。

夏家那些“花”辈的姊妹们个个“人如其名”，出落得如花似玉，相较之下，眉清目秀的夏之恋就显得有些平凡了。

然而，也不知是否真拜她的名字所赐，夏之恋在她即将满二十四岁的那个夏天，真的谱了一首绚丽的恋曲……

♪ ♪ ♪

接到饶氏集团龙头——饶大空身体违恙消息时，饶士朗正在南非猎游。

这日清晨，饶士朗甫结束夜间猎游的行程返回下榻的饭店，柜台人员便立即奉上一张烫金的名片，并恭敬地告之这位先生已在饭店的咖啡厅内等候他许久。

饶士朗对此并不感到惊讶，饶大空的眼

线一向是遍中世界各地。他兴致缺缺地随手要将名片扔进垃圾筒中，但在名片跌入垃圾筒之前，他眼角的余光瞥见一个令他感兴趣的名字。

高见泽——那个从不离开饶大室身边、饶氏集团的执行秘书长，他来南非做什么？

饶士朗无声地吹了声口哨。看来饶大室可真是计穷了，要不也不会派高见泽出马。

♪ ♪ ♪

清晨的咖啡厅没什么客人，所以饶士朗一眼便寻到了高见泽。

高见泽面对着咖啡厅门口而坐，乌黑的头发平顺而整齐地贴在头颅上，颀长的身躯则包裹在剪裁合宜的深蓝色三件式西装中，一双裸邃的黑眼正专注于搁在桌上的笔记型电脑，严肃的感觉与咖啡座的悠闲格格不入。

拜托，想那高老弟今年也不过才二十六岁，比他还年轻两岁呢！

非常恋爱

“还是那么拚命？看来你一点都没变。”饶士朗低沉略带戏谑的声音在高见泽的上头响起。

高见泽闻言将头抬起，微微一笑。“看来你也没变多少。”他蹒跚伫立在桌旁的饶士朗——依旧是一派游戏人间、吊儿郎当的模样。

饶士朗咧嘴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

“废话少说，你大老远飞过半个地球可不是要来找我叙家常的吧？”他一把拉开高见泽对面的椅子坐了下来。“说吧，这回他又托你带来什么指示啊？”

饶士朗口中的“他”正是饶大空，饶氏集团的总裁，同时也是饶士朗的祖父，高见泽的外公。

高见泽关上了笔记型电脑，亘视着表兄道：“总裁在上个星期的例行会议中心脏病突发，医生检查过后，认为总裁该静心疗养一段时间。”说完，他仔细留意着饶士朗对

3. 消息的反应。

未料饶士朗仅是扬扬眉。

高见泽见状，只好继续往下说：“所以，总裁希望你能回国接替他的工作。”

饶士朗气定神闲地摇摇头，“不。”

高见泽丝毫不感惊讶，似乎早就料定他会拒绝。“别拒绝得那么快，总裁他——”

饶士朗根本不听他说完，“见择，你不必再浪费口舌了。一来，我对饶氏没啥企图；二来，我并不想改变我目前的生活方向。”

饶士朗是衔金汤匙出生的天之骄子；他一出生便继承了一笔高达八位数台币的基金，而在他二十二岁的那一年，他又接管了因飞机失事而亡故的双亲名下所有的财产。

因此这六年来，饶士朗一直致力于挥霍那一笔天大的财富。他曾到北极与爱斯基摩人一起生活，也曾深入亚马逊河流域采险。同时他也玩赛车或是在闻名的赌场上一掷千金……

而现在，他跑到南非来猎游。

高见泽听完饶士朗的话后，才缓缓地
道：“若是总裁愿意让三小姐的骨灰迁回饶
氏墓园，你可会重新考虑接掌饶氏的可能
性？”

该死！饶大空捉到他的弱点了！饶士朗
在心中暗骂。

饶大空共有一子二女，么女即是高见泽
口中的三小姐——亦是饶士朗的小姑姑，高
见泽的小阿姨。

由于饶士朗的父亲将所有的时间全投入
工作中，母亲又忙于各项慈善晚会，于是教
养饶士朗的工作便落在饶家三小姐的身上。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十五岁，被饶大
空送出国读书为止。

在饶士朗离家一年后，饶家三小姐便不
顾父亲的反对，下嫁与她相恋八年、却无权
无势的男友。

饶大空为此大为震怒，从此与女儿断绝

关系。

未料饶家三小姐才刚新婚，便染上了急症，不幸过世了。而她在弥留之际还传达了希望能葬在饶氏墓园的遗愿，可惜却被饶大空拒绝了。

而饶士朗获悉此事后，便放下学业飞回台湾向祖父抗议，但饶大空压根不理睬他。

饶士朗一气之下便捧着小姑娘的骨灰坛离去，往后便不曾再回台湾。

“考虑得如何？”高见泽的声音将饶士朗自冥想中拉回。

饶士朗慵懒地往椅背一靠，恢复先前的吊儿郎当状。“我还有得选择吗？”

的确，他是没有其他的选择。

小姑娘一问待他如己出，为了完成她的遗愿，他只好暂时受制于饶大空了。

♪ ♪ ♪

夏之恋今天早晨的运势绝非一个“衰”

非常恋爱

字可以形容。

先是她又睡过了头，而后当她飞快地整装完毕准备出门时，却骇然发现白己那辆刚买的摩托车居然不见了！

当然，在“有一就有二、无三不成礼”的铁律之下，那辆可以载着夏之恋到达公司大门但每隔半个小时才发一班的公车，趁着夏之慰在哀悼她的“心肝宝贝”时，缓缓地驶过离她家不远的公车站牌……

♪ ♪ ♪

当夏之恋慌慌张张地冲进饶氏集团的办公大楼时，已是上午十一点多了。

她一面叹气一面朝着电梯的方向走去。唉，这下子真的玩完了，她大概会先被主任骂到耳朵长茧、喷得满脸口水之后，才会被开除吧。

如果她自己先辞职的话，是否就能避免被口水洗脸的命运呢？夏之恋暗暗思忖。

非常恋爱

想来她今天也实在够背的了！

话说今早在惨遭公车无情地抛弃之后，她在迫不得已之下，只好改搭计程车。

原本她以为在她搭上计程车后，灾难就此画下了句点，未料这竟是另一个不幸的开始——

计程车居然在半路上抛锚了！

在被运将先生踢下车后，她很“幸运”地在前方五十公尺处发现了公车站牌，并坐上了一辆可以到达公司的公车。

而正当她坐在公车上，暗自感谢上天的“恩泽”时，不知从哪伸出来的魔手竟摸了她一把；等她猛然回首，魔手早已逃逸无踪，她的“豆腐”教人给白吃去了。

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她正准备下车，蓦然发现自己身上除了五百元在钞外，一个零钱都没有。在司机大哥的虎视眈眈之下，她只好忍痛投下五百元大钞。

而现在，在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

非常恋爱

公司后，看到眼前的景象，她真的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夏之恋目瞪口呆地对着眼前四部正在休息的电梯——上帝！她到底做错了什么？

她失神地呆立在原地足足有五分钟之久，直到那些维护人员好心地透露，那四部电梯是在她到公司之前的半个小时才相继一部一部发生故障的……

不过，幸好一楼除了这四部电梯外，在大楼的西侧以及南侧分别还有四部电梯可供搭乘。

夏之恋抱着“不知还会有什么噩运降临在我身上”的认命态度照着修护人员的指示，在拐过一个弯之后，居然让她找着另一部没坏的电梯……

饶士朗饶富兴味地打量着那个伫立在高层人员专用电梯前的女孩。

他回到台湾已有一个星期了。这一个星期以来，他成日被高见泽押着熟悉饶氏企业

的一切。

但由于人事命令尚未发布，所以饶氏集团上上下下除了高见泽之外，尚无人知道总裁宝座易主的消息。

那名着似弱不禁风的女孩已朝电梯按键以及电梯本身足足“拳打脚踢”有力分钟之久，同时口中也谩骂着各式各样“威胁”的话语。

又过了三分钟后，那名女孩终于歇口了。

饶士朗这才走向前去，打算出口拯救那部可怜的电梯……，或是那名骂得气喘吁吁的女孩。

要搭乘那部电梯，光靠谩骂是没有用的，必须要有电子识别卡才行。

而就在饶士朗与那女孩只有一步之距，他欲伸手搭上她的肩时，下一秒，他已经四平八稳的躺在地上了。

而后，饶士朗连喊痛的时间都没有，那

女孩已跨坐在他的身上，并且还开始解他的皮带。

若非这件“性骚扰”案的主角是自己，饶士朗大概会认为十分有趣吧！

他这堂堂知名跨国企业的接班人、鼎鼎有名的钻石单身汉居然被人误会成“色魔”、“登徒子”！

非但如此，他还被自己的皮带给绑住了双手扭送警卫室……若非他抬出高见泽，恐怕他早已被保全人员以“性骚扰”的名义移送警局了。

“那个该死的小姐最好这辈子别再教我遇上，否则……嘿嘿！”饶士朗咬牙切齿地哼道。

“什么？”高见泽自文件中抬起头，一本正经的问，“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请继续。”饶士朗忙说道，同时将思维移转到伫立在他办公桌旁的

男子。

这一个星期来，随着与高见泽接触的机会愈多，他对高见泽也就愈好奇。

高见泽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他对中午必须到警卫室保释他这个表兄之事未置一词，只是掏出他那宝贝行程表并冷静地告之——由于方才的“突发事件”扰乱了原先排定好的行程，所以下午的行程必须要重新排定。

再者，他是饶大空的外孙，却称饶大空总裁；他是小姑姑的外甥，他却喊她三小姐。他的母亲被饶大空当作拉拢心腹的礼物，而他自己更是打从大二起就进入饶氏工作，取代他父亲原本在饶氏的地位，成为饶大空的左右手。

虽然如此，但高见泽终究也只是饶大空手中的一颗棋子罢了。

因为根据他对饶大空的了解，饶大空是绝不可能将他的企业王国传与外姓的高见

非常恋爱

泽，而由饶大空千方百计诱他回台湾继承总裁一事，便可印证这一点。

但高见泽对这些似乎视若无睹，依旧准确无误地执行饶大空的命令。

“请问还有什么指示吗？饶先生。”高见泽那声不卑不亢的“饶先生”将饶士朗飘散的心绪拉回。

饶士朗懒懒地往椅背一靠，若有所思地道：“你是从什么时候改称饶老头为总裁的？”

“进入饶氏开始。”高见泽据实以告。

“为什么？”饶士朗紧盯着他的脸。

“总裁希望我那样称呼他。”

饶士朗无法自他脸上瞧出端悦；他停顿一下，才又说道：“既然如此，那么我也希望你能像以前一样直呼我的名字就行了。毕竟我们是表兄弟，不是吗？”

高见泽闻言挑挑眉。

饶士朗微微一笑，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们或许是表兄弟，但是他们一点也不